



中国一座海滨城市曾经上演过一幕小小的路边喜剧。那天，一位领导在海边视察，当地官员小心翼翼跟在后头，这位领导素以关注民瘼、善于发现问题并且批评人不留情面著称。果然问题就被他发现了，而且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瞧瞧，那一排排的别墅，怎么都空着？烂尾楼啊！都成了鸡窝牛圈了！正在劲头上，一阵海风刮来，冷不丁从烂尾楼里飞出一个白色物件，不偏不倚，不大不小，正好覆盖住该领导的一张脸，又由于海风强劲，竟然撕扯几次都扯不下来。陪同官员自然惊慌，但却并不失措，因为他们看清楚了，那覆盖在首长脸上的东西，并未对首长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那是一只废弃的塑料袋。

白色污染！领导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过他是按照中国大众的说法，只说了一种颜色。而在爱尔兰，那些挂在树

上的塑料袋被称作“巫婆的内裤”，五颜六色啊！

这种“彩色恐怖”节日之夜第二天清晨的公园里最显见。那草地上的情景，稍作电脑技术处理，完全可以充当电影大片里一场恶战之后那丢盔弃甲横尸遍野的全景镜头。

这事的罪魁祸首首先得追溯到一百年以前。1902年10月24日，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向世人宣布了一项发明——塑料袋。这个轻飘飘的发明很快就被誉为一场科技革命。然而，欧洲环保组织在纪念塑料袋“百岁生日”时，毫不犹豫地就将其评为了“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得到这个恶谥真是罪有应得。我们接着前面的公园里的一幕往下说，作为垃圾的塑料袋回收之后，怎么处理呢？它还真像个大爷一样你得罪不起。烧吧？它会产生二恶英，污染大气，对人体有致癌作用；埋吧？它结构稳定，200年内不会降

解，对土地资源货真价实一个隐形杀手。一些城市下水道“肠梗阻”，造成内涝，“功劳”多半也要记在它们头上。草原上的羊群，本来草就不够吃，闻到旅游者扔下的塑料袋里的面包渣，怎能禁得住诱惑，不把它当成“柔软的美味”呢？从胃里解剖出大量

塑料袋的，除了羊，还有牛、马、鹿、海龟、鲸鱼等。2002年法国诺曼底海滩发现一头死去的小须鲸，人们竟从它的胃里掏出了800多公斤的塑料袋及其他包装材料。

是到了非下大力气治理不可的地步了。可怎么治理呢？根据谁有病谁吃药的原则，第一个该吃药的，是塑料袋制造商及销售商。今天，全球每年被人拎回家的塑料袋至少在5000亿只以上，平均每分钟100万只。有人说，若把每年使用的塑料袋覆盖在地球表面，我们的地球得穿上好几件“彩色衬衫”。2005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罗毕召开理事

会，作出两条建议，一是禁止使用厚度不到30微米的塑料袋，二是对厚重塑料袋课以重税。前者可以减轻因丢弃而造成的污染，后者则可以限制其产量并筹集到可观的环保经费。

第二个该吃药的，自然是广大塑料袋消费者了。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为此制定了法规，从1998年11月起，凡乱发、乱用、乱扔塑料袋者，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并处以十万卢比的罚款。这方面更具体也更具震撼力的例子在英国伯明翰，一个名叫麦克的青年，一边开车一边吃薯条，吃完顺手就将塑料袋扔出了车窗，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尾追而来的警车里跳下两名警察，向他开出了一张传票，次日他到社区警署，先看现场录像，后听判决结果：罚款2000英镑（1英镑约合人民币15元），并罚其在社区义务服务15天。麦克哭丧着脸说，他已经失业6个月了，于是又作人性化处理，改罚1000英镑，但在社区服务的时间加长一倍。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代价最高昂的一只塑料袋。



表面模仿容易吗

（●牛博士▲马姐）
戴逸如 文并图

虽粗服乱头，无损其为天质之美也。捧心敬掌，人望而却走矣。”宋咸熙又有一比：“摹古徒求貌似，如神祠中土偶，非不端严静好，生气索然矣。”袁枚更是连引了三个人的话：“肖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陆放翁曰：‘文章切忌参死句’，黄山谷曰：‘文章切忌随人后’。皆金针度人语。”

▲去去去，什么表面模仿啦，皮相仿效啦，你不是也在因袭陈腔滥调吗？哼，你也不想想，表面模仿就容易吗？人家的出租车里外都比我们的私家车还整洁，你倒模仿模仿看！人家的城市街道一尘不染，你倒模仿模仿看！人家的大巴司机对每一个下车的乘客都不厌其烦和蔼提醒：“小心碰头”，你倒模仿模仿看！这都是最表面、最皮相的吧，要能模仿得来，我就鼓着掌认输！

天。石头的重量从无数的脚上移动或流逝。这里有点小刺激，总的来说：美、壮观也安全。活动的人们搬运着时间，也在搬运着自己，不要掉队。

学着石头在空中弯曲或游走，我们向下再向上。许多脚在头上，码出五彩缤纷的姿态。到达一片云彩，新的又出现了，并且边上的松枝，再次围着我们许多细节展开来。从别人晶莹的汗水里，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下一页。气喘吁吁，口干舌燥。五块钱买根黄瓜，听着脆响，就晓得十分味道。自然的盛宴，用了一点点，就醉了。更多的幽壑和峰巅散发着诱惑的气息，小片小片的云岚就像熟人一样地跑过来了。

大地在这里用了点力气，石头就鼓突出来。云被石头碎裂了，许多神秘和轻纱被深藏或弥散。我看到被云擦净的崖壁是黑亮的，就像从微墨里刚刚醒来。阳光插入深渊，忙着把底层的、过去的、忘了的细叶水流，照亮或翻找出来。

缆车里看到的石的锋芒起伏回转的锋芒，比

“如果你想强壮，快快走路吧！如果你想聪明，快快走路吧！”有资料记载，健康状况较差、惜时如金的康德，每天下午3时，必然从房门走出来，到街上散步，一年四季连下雨天也从不间断。久而久之，人们等康德出门时都伸腕对表，也让他历经15年的贫穷与卑微，在近乎刻板的生活

生命中完成了哲学史上伟大的杰作。生命在于运动，运动留住了生命的活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则不衰，乐者长寿。我想，人生未尝不是一种散步，但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这种散步呢？

我有个日本留学生因为要应付汉语水平考试，得每天做大量习题。他相当疑惑地向我请教过一道题目：“星期天，我带_____去参观动物园。”选择有：A.狗 B.自行车 C.小胖 D.眼镜。

他不明白为啥正确的答案会是“小胖”。我解释说，很可能是那个人的小孩的小名，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我的学生瞪大了眼珠子：“可爱？！为什么要说自己

的孩子是胖子呢？简直太侮辱人了……”对于老外的名字，我也有迷惑的时候。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德国姑娘叫“萨斯卡娅”，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它听起来更像个俄国名儿；我还遇到过一个中东小伙子，叫“约瑟夫”，怨我无知，以前还真没听到过阿拉伯人叫这样的名字，就挺直接地表示了惊讶。

名字是最普通不过的符号，几乎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不知你注意过身边人的名字没有？有时候，它们会是相当有趣，有时候它们又相当麻烦，尤其是当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之下。

我的一群朋友到维也纳旅行，其中有位姓潘的女孩、有位姓“庞”名“平”的男生、还有位姓“范”的大姐。

登记住旅馆的时候，服务员忽然对着他们笑得很甜蜜，说：“哦，我太爱你们的名字啦！它们可真酷！”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她实在热情得莫名其妙，就几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有什么值得她这样恭维？

低头再仔细一看，原来登记表上填的英文名字，一个是“PAN”，“平底锅”的意思；一个是“PING PANG”——乒乓球，还有一个“FAN”，是“扇子”。好么，这下连平底锅小姐、乒乓球先生和扇子大姐自己都笑得岔了气。

2000多年前《皇帝内经》就提倡人们以散步作为一种养生方法。明代医学家李挺在《医学入门》一书中，特别指出久坐的弊害：“终日端坐，最是生灾，人徒知久行、久立伤人，而不知久卧、久坐之尤伤人也。”

现代人生活虽然越来越忙碌，但坐着的时间比运动的时间长多了。有关资料显示，75%的国人每天运动量不到30分钟，现代人的脚力逐渐衰退，从而诱发各种疾

再说说我自己的姓，“曲”。那回我在戴高乐机场等行李，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我也没等着自己的行李。只好满机场的找人打听。这个时候，机场广播里一直在寻找一个叫“密斯苦”的乘客，让她赶紧到某某地方去拿行李。我还在想呢，这人，跟我一样倒霉，行李也被弄丢了呀。等到广播员有气无力地重复了无数遍，我才突然灵光乍现：天哪！这个“密斯苦”应该说的就是我吧！

赶紧一路小跑飞奔过去，果不其然，我的行李正愁眉苦脸地躺那儿呢。怎么回事？原来“曲”对于老外来说是个绕舌的字，拉丁语系里以“Q”开头的单词大多发音“K”，这样一来，可“苦”了我了呀。

您先别忙着乐，有些老外的名字让咱中国人来念，也是要了命的。里昂二大的弗安德汉瑞克·马赫提奈兹教授是我的铁哥们，可是每次叫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快断气，舌头也差不多要折了。结果他告诉我，这个还没加上他中间的名字呢。把我给吓得！

还有个比利时时好朋友叫“恩雅·娜塔莉·范玛森豪乌”，我已经觉得够绕口的啦，没想到她表姐的名字更强。你准备好了吗？那姑娘叫做：克劳蒂恩·安·苏赞妮·卡赫里娜·夏容·亨肯斯。

让我先喘口气再继续接着说吧。我的葡萄牙同学奥丽维娅最近准备将全家人的名字都文在耳后，表示她永远爱他们。拉丁字母写写没几个，但她就是觉得中国字漂亮，非让我按每个名字的发音写下它们的汉字。我问她：“你确认你一定要把它们都写成汉字吗？”她说那当然啦。

我先把她的名字写出来给她看，她叫道：“上帝啊，怎么这么长的一大堆？”然后我问她还有谁？她耸耸肩，说还有父母和两个姐姐三个哥哥的名字哟！

“这可麻烦了，”我说，“这才刚写了一个人的。要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恐怕得整张脸了。”

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晴空万里。自然的序列乱了，水珠在松针上吧嗒吧嗒掉下，雷霆在云空鼓凸或者半掩半隐。

从沸腾的岩浆里翻滚，便深深地敛聚起天地的锋芒。斩断无数日月，不留一点痕迹和声响。即使在炎夏，丹崖足以让阳光发凉。在黄山，这些飘悬的光芒和冰凌十分相像。

山峰给抛向蓝宇，石头之间活蹦乱跳着云，可能还有鹰。撕碎的云絮在山谷飘成瀑布。从倒移的峰岩里，仍可体会抛撒的速度在快速发生。越过秋野，越过春雷，四季的色彩在风里多么鲜明。更多的云块在飞速逃逸，繁忙的景象触目惊心。

远离平芜的路径，惊险有趣但不坦平。它们在天空里铺架交织重重叠叠的时空，它们在云海打捞非凡的物象，还有十分激动的心情。

玉屏楼石头穿过云雾，多少时间甩落谷底，成了蓝莹莹的山泉。小鱼儿破破的命运，是水堆的。水转了山也转起来，浪花晕眩了。挂在青鸾峰前的水帘想遮掩，可是银子一样的响声，连自己都卖了。



时间丝毫没有关系，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如布什总统工作不可能不忙，但每天都坚持运动一小时，还公开号召美国成年人每天至少运动一小时，青少年每天至少运动两小时。行走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有氧代谢运动，可以保持大脑敏锐、使动脉硬化变软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

松树在悬崖上歇起来。遍及所有的绝壁，速度和山风一样铁硬瘦削。从半山寺过来的，从远古或生命的始端跑来的，多少过程删除了，翩翩的姿态留给了风雪和惊雷。此刻，根须紧紧地抓住石头的呼吸，黄山的气色，正在每节枝杆上从容地漾开。

一朵菊花冷了，半坡红叶热了。峭壁和秋歌都晓得。金黄的阳光，在群峰之间大笔涂抹，多少奇观、秘密和云烟正从画幅里醒来。云絮堆起一道围观的墙，是紫色的但确实饱含着灰。向往的潮流不仅汹涌在大

地，久久的迷醉也把天机泄漏在东天。多么大的力量啊！所有的人都是被石头驮来的，他们被阳光染得十分灿烂，笑声在石头上不断盛开。在迎客松前，我仰头清晰地看到，有人扶着天都峰上的栏杆，高天里的攀登，成了神话里小小的童年。

有朋自远方来有朋自远方来。队伍被鳌鱼峰拉长了。耐力和兴趣竖上去又从悬崖披挂下来。没进入一线天，我看到人蠕动在巨大的“之”字里，仿佛在把头上的石头搬往更远的云

时间丝毫没有关系，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如布什总统工作不可能不忙，但每天都坚持运动一小时，还公开号召美国成年人每天至少运动一小时，青少年每天至少运动两小时。行走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有氧代谢运动，可以保持大脑敏锐、使动脉硬化变软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



时间丝毫没有关系，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如布什总统工作不可能不忙，但每天都坚持运动一小时，还公开号召美国成年人每天至少运动一小时，青少年每天至少运动两小时。行走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有氧代谢运动，可以保持大脑敏锐、使动脉硬化变软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

今宵打诨

郭海龙
橘子洲头
(女足运动员)
昨日谜面：长素
(四字考古新词)
谜底：南海一号
(注：南海，别解为“康南海”，即康有为，他号为“长素”)